



给我一个镜头,还你一个世界。 郭永路 摄

# 冰糖葫芦

□李桂霞

“都说冰糖葫芦儿酸,酸里面它裹着甜。”冰糖葫芦是冬天的一道靓丽风景,在北方好像少了这红艳艳的冰糖葫芦,就不是真正的过冬天。

每当看到街上卖冰糖葫芦的我都忍不住买几串,边走边吃,仿佛回到了童年。小时候爷爷卖过冰糖葫芦,春节前后我还跟着爷爷走街串户地吆喝“冰糖——葫芦”,引得一群孩子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,虽然跟着爷爷去卖冰糖葫芦,我却没有吃几串,只有等到最后实在卖不掉,爷爷才会赏给我吃。

家里有一棵山楂树,秋天奶奶把摘下来的山楂放进一个空水缸里储存。每年过了大雪节气,奶奶就会打开存放山楂的水缸,小心翼翼地掀开一层的旧棉絮,鲜红水嫩的山楂跳在眼前。我忍不住流口水,奶奶笑吟吟地说:“小馋猫”,随手递给我一把山楂。

做冰糖葫芦是个辛苦活,做前要先把山楂穿成串,北方没有竹子,爷爷

就用芦苇秆。每年秋天爷爷就准备好了细细的芦苇秆,这些芦苇都是小村旁河里面的。奶奶按照爷爷定的尺寸把芦苇剪好,我和爷爷把山楂穿成串,摆放在一个筐箩里面。

做冰糖葫芦最关键的地方是熬糖汁,最好不要用铁锅熬糖,铁锅容易使糖汁变黑。小时候糖是宝贝,特别是对小孩子的诱惑更强烈。熬糖汁前爷爷会挑选几块大的冰糖给我吃,我则美美地含着冰糖,让它在嘴里慢慢地融化,那时候的风是甜的,空气也是甜的,连白云都是甜的。

熬糖汁的时候奶奶烧柴,爷爷站在锅前搅动着大铜勺子。熬糖汁的火要小要慢,冰棒放进锅里,按照比例加了水,冰糖融化的时候还会发出“噼里啪啦”清脆的响声。等到冰糖全部融化变成了糖水,糖水的颜色在一点点变黄,又从浅黄变成棕色。锅里还不停地冒出泡泡,这时候爷爷要不停地搅动糖水,观察着糖水的颜色,还不时地舀起一勺从半空让糖水慢慢滴进锅里。糖水变的黏稠,颜色也成为深棕色。爷爷就吆喝

奶奶“赶紧停火,递山楂。”

爷爷一手拿着山楂串,一手舀起糖汁浇在山楂串上,一边还要转动手里的山楂串,让每一颗山楂都裹上糖汁,这样冰糖葫芦就有了锥形。刚浇了糖汁的山楂要放在撒了凉水的面板上,等糖汁自然冷却,冰糖葫芦就做好了。

等到冰糖葫芦凉透就要上杆子,插冰糖葫芦的杆子是用麦秸秆捆扎的。胖胖的麦秸秆外面包了一层塑料袋,软绵绵的。芦苇秆很硬,轻轻一用力就插到麦秸秆里面去了。插冰糖葫芦的时候要一圈圈地排成圆形,尽量美观好看。

所有的工作做好了,爷爷就扛起冰糖葫芦架子上街吆喝“冰糖——葫芦”。我也跟在爷爷身后吆喝“冰糖——葫芦”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我从梳羊角辫的小姑娘变成了家庭主妇,但是喜欢吃冰糖葫芦的习惯一直没变。每当看到街上红艳艳的冰糖葫芦我都会想起爷爷,想起陪爷爷走街串户吆喝“冰糖——葫芦”的快乐。

# 那个香甜的元旦

□魏益君

每到元旦,思绪便被记忆的潮水打湿一回,梦里依稀再次回到那个开花的年岁!

1988年,我参军来到驻山东青州某部,第二年,由于我在写作方面的天赋,被推荐到师政治部跟班学习新闻报道,我和兄弟团的两名战士就住在师电影院的三楼。

第二天,随机关首长们出操,我惊奇地发现师部竟有女兵。一打听,几个女兵原来是总机班的战士。本来机关的战士就不多,我们这些战士又在出操队列末尾,出了几回操和她们就熟悉了,再见面时便微笑着打个招呼。后来给老部队挂电话,只要报上我的名字,她们就很热情,也能很快顺利接通。

转眼就到了元旦,每到这样的节日,就是机关兵最难熬的时候。首长们都回家过节了,只有我们几个少数的战士显得很寂寞孤单,也开始想家。这天,炊事班按人头发了面和馅让包水饺。我们三个大男人正面对着一团面发愁时,电话铃响了,我一听,是总机班打来的。就听那个俏皮的女战士说:“如果你们不想喝饺子汤,就立即到我们这集结‘战斗’。”总机班女战士的宿舍与电影院对楼,我赶紧推开窗户,看她们正扒着窗户,向我们招手。

因为元旦放假,整个机关大院静悄悄的。这要在平时男兵到女兵宿舍,肯定不敢,好在是放假。可赶到她们的领地才发现,原来她们也一筹莫展。没办法,照着想象中的样子包吧。我们包的水饺可以说是五花八门,形态各异,有的像小老鼠,有的像扇贝,有的像月牙。水饺是包好了,可这样的作品实在不敢拿到炊事班,就用电饭锅煮了。

煮好后,却真的成了饺子汤,起码破了多半。为了公平吃到完整的水饺,我们玩起了字头压字尾的游戏——成语接龙。接上的吃,接不上就吃破的。但即使这样,游戏没玩几圈,完整的水饺就没了。破的怎么办?女战士提议,浇上酱油,撒上蒜黄,肯定好吃。我们每人盛上一碗,个个吃得香甜无比。

在部队的几年间,那个元旦成了我度过的最快乐节日,也成了我以后日子里最美好的飘香记忆。

# 冬天的树

□彭瑶

总有人将你形容成干枯  
那被寒风抖尽枝叶的凄凉  
当凛冽穿透你的脊骨  
仿佛暗褐色的枝桠呜咽着鸣唱

你曾披了新绿  
看孩童奔向冉冉的朝阳  
你曾枝叶繁茂  
伴青年秉烛求知的时光  
你曾将饱满的果实挂在了枝头  
任欣喜的人们摘满他的箩筐

是一幅如画的青翠  
是一首如诗的飞扬  
是高耸的屋脊下  
被树荫雕刻的万丈光芒

那是我穿透你荒芜的躯干  
忆起的过往  
你静静地伫立在结冰的河旁  
多少遍的触摸才能抚平你风雨雕琢的沧桑  
多少次的泪水才能萌发你被岁月泯灭的荣光

当洁白的雪花漫天飘舞  
你苍劲的枝干也着了诗意的衣裳  
看到我落寞地走来  
你用静默撕碎风的狂放  
只怕那雪花洒落在我身上



# 海棠花

□李民增

18日中午,天气晴朗。陪老伴出外散步时,见小区南门外摆了一大片盆景,盆中花色色彩斑斓,绚丽夺目。我眼前一亮,仿佛走进春天,身上寒意全无。

路旁停着一辆棉布遮得严严实实的大篷车,车下设一小茶桌,桌上有茶水和吃了一些的花生。旁有两个小马扎,一个空着,一个坐着卖花人。我问:“什么花?”“海棠。”哦!怪不得如此美丽!我看过有关介绍:海棠花姿潇洒,花开似锦,自古以来是雅俗共赏的名花,素有“花中神仙”、“花贵妃”之称,今日一见,果然名不虚传。

海棠是元明清三代文人常用的意象,歌咏海棠的诗词多有流传。近现代喜爱海棠的名人也大有人在,朱自清在散文《看花》中写道:“我爱繁花老干的杏,临风婀娜的小红桃,贴腮累累如珠的紫荆;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。”他的另一篇散文更是直接命名为《月朦胧,鸟朦胧,帘卷海棠红》。

看过一部根据作家秦瘦鸥在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小说《秋海棠》改变的同名电视剧,言情故事,相当迷人。想到这些,我的观赏兴致更浓。连忙掏出

手机,从不同角度摄影,一边与卖花人聊了几句:

“听口音你不像本地人?”“江苏。”“哦!外省。不近啊?”“宿迁。到这里400公里。”宿迁,我立即想到是这两个字。去南方旅游时路过,见过。

“你这花怎么卖啊?”我问。大中小三种花盆,盆多为橙红色,也有粉色,花都用透明薄膜围着。那薄膜也有淡淡百花,有装饰作用,花更增加了观赏性。他告诉我:“大盆30元,小盆10元,中号盆20元。”我说:“价钱不低哎?”他解释说:花养到这样费不少工夫,不容易,花肥、花盆也要用钱。运到这里还得赚点,少了不行。听他说得实在,我就没再说什么。

正值下班时间,不断有人开车路过。说话间,一辆轿车在旁边停住,车窗一落,露出一个年轻女子的笑脸,张口就说:“递给我一盆,拣好看的。”不下车,也不问价。

卖花人微微一笑:“大盆小盆?”“小盆吧。多少钱?”“10元。”接过花,递上钱,车窗落下,扬长而去。不断有人下车买,多数不讲价,只挑喜欢的颜色。也有像先前那个女子一样,不下车接过就走的。一时间应接不暇。

明亮和煦的阳光下,看着艳丽的鲜花,笑靥如花的人,温馨和谐的气氛,我忽然生出强烈的幸福感,有些陶醉。朦胧中,眼前出现了十几年这个地方的幻影:城市近郊一个小村,周围是大片的沼泽地,夏天蚊蝇猖獗,野兔出没。进城路过时,总是加快脚步。

现在成了全城最漂亮的居民区之一。居民住高楼乘电梯,上下班开汽车。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我们的城市建设发展真是太快了!

更让我感到振奋的是:人们以前花钱买粮食,温饱第一。现在花钱买花。物资追求的变化,说明了精神境界的提高。

老伴喜欢养花,我们回家时,挑了一个中盆,一个小盆。我准备付钱时,老伴习惯地问了一句:“能让点钱不?”

卖花人微微一笑:“我看两位老人挺慈祥,送给您吧!”

“那不行!”老伴连忙推辞,“你不要钱,俺就不买了。”买卖争分文,讲价在情理之中。素不相识,非亲非故,白送没道理。老伴素质不低,做人有底线。

“那就多少给点,10块吧。”“给你15吧。”老伴说。我就递给他15元。